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一目錄

詞臣十七

戴震

侍朝

羅修源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十七

戴震

門人黟縣知縣張君善長由黟走書來告曰戴先生東原與善長相識夫子所稔也今東原卒柩歸於家黟與休甯壤接將謀所以葬東原者洪舍人榜旣爲之狀矣敢以志墓之文爲請嗚呼余之獲交東原蓋在乾隆甲戌之春維時秦文恭公蕙田方纂五禮通考延致於味經軒偕余同輯時享一類凡五閱月而別及余爲中書舍人東原始以鄉試中式來於都至余自蜀中歸則東原已被

薦擢翰林同寓京師而東原遽以病歿蓋余兩人離合之迹如此
若東原之敦善行精經誼余雖不獲企其少分而定交之久與知
東原之深莫如余也非余誰當志者按狀東原諱震曾祖景良祖
甯仁父弁皆不仕東原以乾隆十六年補縣學生二十七年舉於
鄉三十八年奉 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四十年 賜同進士
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卒於官東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
嚴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過輒成誦日數千言不冝休授大學章
句至大注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
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
朱子所注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

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東原讀書默而好深湛之思塾師略舉傳注講解意每不釋師苦其煩因授以許慎說文解字東原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搜求研究一字之訓必貫羣經本六書以爲定由是盡通前人古義凡十三經注疏舉其詞無遺者時年纔十六七爾隨父客南豐一年經學益進東原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繇字以通辭繇辭以通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鉅細必究信乃有徵如誦詩而不知古音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禮而不知古宮室衣服之制已迷其方莫辨

其用不知古今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
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法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
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
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日
食三十六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攷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
何以識古書之真僞辨箋解之得失決魯厯至朔之當否不知少
廣旁要則攷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
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訓詁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
又經緯衡從魏孫炎舛翻語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釋氏
之言其徒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準

望用句股蓋肇於周髀西法易名三角八綫而正弦比例之根生於句股則句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句股雖深明西法者咸昧其繇也於是日夜孳孳蒐集比勘靡不悉心討索雷同勦說悉掃而除之其學彌博而探指彌約其資愈敏而持力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通矣又謂古今學問之途大致有三或事義理或事制數或事文章漢儒窮其制數宋儒窮其義理馬班韓柳諸君子根柢之以爲文章若分途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闕一也制數之不明於古人之文多所不省矣經義之不通則所謂義理固一己之義理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矣君子之道不可誣也蓋東原之爲學自其早歲稽古好學博聞強記而尤長於論述晚窺性與

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說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具見於原善原象及與彭進士紹升書蓋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略如此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鐘律聲韻地理東原取平日所學質之江先生爲之駭嘆年近三十攷工記圖屈原賦注句股割圓記諸書已成傳至浙中齊少宗伯召南嘉歎不已元和惠先生棟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於荀虞之易鄭孔之禮何休之春秋旁搜廣摭發明古義東原見於揚州交相推重也東原家居同郡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皆從問業至京師光祿卿王君鳴盛學士錢君大昕朱君筠紀君昀盧君文弼皆折節定交焉其客文恭公所也出江先生推步法解

公於通考中盡載其書其後學士朱君任安徽學政盡檄江先生所著書上於朝入四庫全書館東原表揚之力爲多酈道元水經注流傳錯簡東原尋其義例按以準望整之還其舊俾諸水經支川渠委納釐然就貫旋於永樂大典內見酈氏自序且獲增益數事錄之始爲完書嗣又得九章五曹算經凡七種自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未之見東原正譌補脫如劉徽注內舊有圖而今闕者補之書進得旨刊行而古書之晦者以顯其後得疾足痿不能行猶日夜校讐說文方言大戴禮記以次勘定未及上進而疾已亟矣東原所著書毛鄭詩攷四卷詩補注一卷尙書義攷二卷儀禮攷正一卷攷工記圖二卷爾雅文字攷十卷方言疏

證十三卷聲韻攷四卷聲類表十卷原善三卷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記一卷厯問一卷古厯攷二卷句股割圖記三卷屈原賦注二卷文集六卷凡遺書二十種曲阜孔君繼涵梓之以行其未成之書水地記七冊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冊付子中立寫藏於家東原生雍正元年十二月某日歿於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某日年五十有五娶朱氏封孺人子一中立女一許字曲阜孔廣根蓋繼涵次子也嗚呼東原之學苞羅旁魄於漢魏唐宋諸家靡不統宗會元而歸於自得名物象數靡不窮源知變而歸於理道 本朝之治經者眾矣要其先之以古訓折之以羣言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端以東原爲

首昔韓昌黎銘施士匄柳子厚表陸淳皆稱先生蓋以經師爲重
今竊取是例以示張君俾刻於幽竈乃銘曰

鄭孔旣歿大義寢湮各以闕觀莫溯其全先生觥觥搜元摘祕貫
串三才上窮六藝公卿動色天子嗟咨媿古大師誰曰非宜龍
蛇召災遺言在笥吾言匪誣俟諸百世

右墓誌銘王昶撰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甯人少從婺源江慎修游講貫禮經制度名
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旣乃研精漢儒傳注及方言說文
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
一家亦不過騁其辨以排擊前賢嘗謂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薄

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於訓詁一主於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奚取乎經學惟空憑胸臆之無當於義理然後求之古今求之古今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訓詁訓詁明則古經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歧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訓詁胡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端曲說而不自知矣又嘗與友人書云僕數十年來得於行事者立身則曰不苟待人則曰無憾事事不苟猶未能遠恥辱

也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也其得於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
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培
擊前人以自表襮卽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
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覈者徒株守先
儒而篤信之如唐人所譏甯言周孔誤不道鄭服非此非志乎聞
道者也其私智穿鑿者卽不自表襮而學不師古積非成是惑以
終身無鄙吝之心而失與之等其於道亦遠矣講明正道修辭立
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所不計也性
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餽
粥幾不繼人皆目爲狂生一日攜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旣

國朝書牘類稿卷百三十一
去予目送之歎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精於推步者予輒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卽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與講觀象授時之旨以爲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考往往采其說焉高郵王文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孫師之一時館閣通人河閒紀太史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大興朱太史筠先後與先生定交於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矣乾隆壬午中江南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薄游汾晉閒會汾州修郡志朱方伯珪請先生任其事乃博稽史籍駁正舊志之譌謂汾陽於漢爲茲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於

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邵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始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實吉甫又謂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治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最有法而猶有舛謬甚矣地理之不易言也迨癸巳歲 天子開四庫館妙選校讎之職總裁諸公疏薦先生以鄉貢士入館充纂修官 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乙未夏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自單寒獨以文學爲 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

就咨訪先生爲攷究顛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職以稱塞 明詔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晨夕披檢靡閒寒暑竟以積勞致疾丁酉夏卒於官年五十有五平生無他嗜好惟專於讀書雖詞義鉤棘難曉者一再讀之輒已渙然冰解旁觀皆驚爲宿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攷辨每立一義初若扞獲及參互攷之果不可易後儒多言易亂於費直先生以漢書證之曰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